



“刘三姐”温馨的岁月

■ 黄元海 (广东)

“山顶有花山脚香，桥底有水桥面凉，心中有了不平事，山歌如火出胸膛，山歌好像泉水流，深山老林处处有……”这是电影音乐剧《刘三姐》里优美动听的歌曲。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《刘三姐》，百看不厌以至耳熟能详。那天漫步在南方的一条老街，一家音像店正声吼震天地播放《刘三姐》，那如梦如幻如丝如缕的音乐不断撞击耳膜，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感浪涌波澜般涌现，令我陶醉，令我动容，我情不自禁走了进去。店主满脸堆笑，喋喋不休向我介绍新到的《刘三姐》，反复解释是正版货，一阵讨价还价后，我终于买下这张碟片。

那时，网络才逐渐兴起，远没有现在如此发展迅速，手机仅限于接打电话、发送短信，更谈不上播放功能。我陆续购了一些碟片，在电脑里拷贝了不少的连续剧、故事片、流行音乐等等，由于空间限制，后来大多被我逐一删除，只有《刘三姐》顽强地经久不衰。2008年冬，女儿在深圳出生，襁褓里的她，却哭闹不止，一旦有“刘三姐”唱歌，就破天荒地停止哭闹，似乎敏感于这种嘹亮悠扬的音乐节奏。

女儿差不多一岁半时，妻子上班，我居家一边看护女儿一边写作。每当女儿哭闹，我就播放《刘三姐》，她就莫名其妙地安静下来，甚至有时候，两只小手快乐地舒展，朝着空气比划，嘴里唧唧呀呀吐出含混不清的词，显而易见，她很愿意接受这些音乐，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。女儿说话前，发出的第一个清晰音符就是“刘三姐”。当能够行走自如，我在“爬格子”，她不是拍打键盘，就是同我争抢鼠标，显然要看《刘三姐》。我于是一边敲字，一边点开暴风影音，仅开着音频，任凭“刘三姐”歌声四处漫延，过了不久她又哭闹，直至把视频完全点开为止。每当播放《刘三姐》，都要高兴得大呼小叫。她的兴奋感染了我，感染了屋子每一个角落。每天晚上，她都要依靠“刘三姐”才肯上床入睡。我的房间一天到晚弥漫着“刘三姐”的气息。这些成了女儿弥足珍贵的摇篮曲。

因为“刘三姐”，女儿同我分庭抗礼，长时间“霸占”电脑，“爬格子”几乎毫无进展。但我很欣慰，我失去的，恰是女儿得到的，女儿的开心就是我最大的满足。

现在，女儿长大，在湖南老家上中学了，不再执著《刘三姐》，却沉迷于手机上的视频、音乐，“刘三姐”似乎从她的记忆里完全消逝，不留任何痕迹。但那些优美的旋律像决堤的洪水，失去控制似的，涌进我记忆的深处，不时温馨着那些过往的岁月。

“80岁”的三毛

■ 马家辉 (香港)

刚离世的林文月教授，90岁。我忽然记起三毛。如果她不是在1991年上吊自杀，活到今天，也有80岁了。

我努力想象老去的三毛模样。依然扎着两条粗辫子？仍是白衣白裙，一身层层叠叠的亚麻布，脚踏平底鞋，甚至人字拖？人字拖也许早已不穿了，但仍留在鞋柜里，鞋底坑纹里仍然残存当年在撒哈拉带回来的几粒黄沙，或者中南美洲的几茎野草，那是她的悲喜记忆，亦是她那个时代的读者的依恋凭证。

对于昔日的事情，老去的三毛可能会说了又说，写完再写，换不同的角度，用相同的笔法。她是为了在记忆里重活一遍，但重要的是那仍能吸引一代又一代的读者，只因，

那不仅仅是故事而更是传奇，足让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之眼燃起惊叹的光芒。

不，三毛向来敢作敢为，她必与时并进，不一定再执笔了，但必会化上浓妆，打扮得神清气爽，坐到摄影镜头面前，捻亮补光灯，拍片上网，在或短或长的视频里做个资深的KOL。活到80岁了，她有足够的经验和眼光对年轻世代提出各式各样的“生命参考”，听不听，由观众自决，但她有百分百的表达权利，网络世界无理由也不应该让年轻人垄断。

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近年便是“知识网红”，拍了一段又一段的网络视频，谈史论人，鉴古析今，开启许多人的历史文化眼光。从来无

人说过他的观点是唯一正确，但只要说得够精彩，影像里的白发老者仍足担当“启蒙导师”的角色，这亦是功德。老去的学者，如同老去的作家，也许视力模糊了，体力衰弱了，又因爱惜羽毛，下笔踌躇，不容易再有新的文字作品。然而说话仍然通常精彩，各有腔调和风格，非常应该说，否则，来不及了，多少历练与见识皆随肉身烟云散，既是个人的遗憾，亦是人间的错过。

所以，像许倬云般的“资深知识网红”其实是太少而非太多，如果老教授们都能放下身段，都能在适当的技术支援下多开口、多发言，人们对已皆为好事。他们的日常生活多了寄托和消遣，知识网络也能增添影音的厚度和宽度，

两蒙其利。《棋王》《树王》《孩子王》的作家阿城曾经两度中风，近日再有网络新闻说，他的记忆严重衰退，许多旧事都说不上来了。多么希望这是假新闻。阿城是满肚故事的人，若都化为轻烟，正是人间的巨大损失，几年前曾有朋友建议他开设影音频道以造福观众，他一口拒绝，宁愿维持隐世的生活方式，万料不到如今就算想做也做不了了，他虽不稀罕，阿城粉们却必黯然欲哭。

三毛若仍在世，倒不必由人建议，猜想她会自告奋勇，把网络世界转化为另一个供其闯荡的撒哈拉。可惜传奇女子命不长，生命无常，一如沙漠里的风暴。

立秋非秋

■ 封文保 (河北)

南宋方岳有《立秋》诗：“秋日寻诗独自行，藕花香冷水风情。一凉转觉诗难作，付与梧桐风雨声。”说明了立秋特点，就是转凉。这种转凉，是细微的、渐渐的，只能在早晨和晚上有所感觉，大白天没有感觉。正如农谚所说“立秋早晚凉，中午汗衣裳。”

有理由从我记事开始，就觉得“一立秋，把扇丢”，很不正确。小时候用芭蕉叶蒲扇，立秋数日了，蒲扇照扇不误。现在流行空调，立秋了，宾馆里、办公室里、汽车里，空调照开，关闭一刻马上大汗淋漓。正如民间说的：“秋后有一伏”。立秋一般在中伏的末尾，三伏的开始。三伏天，你说热不热？

可见从节令意义上，规定立秋为秋天的开始。从气候意义上，仍然是高温炎热，酷暑难当。立秋非秋！酷热继续，秋天稍后。

气候如此，人生也如此。当代作家李彦昌的《人生四季》把人生分为四个阶段，人生之春为青少年时期，人生之夏为青年时期，人生之秋为中年时期，人生之冬为老年时期。我高度认同。通行的标准，45岁至59岁为中年人，60岁至74岁为老年人。这个年龄段的中年人，难道进入了暮气沉沉、满目萧然的阶段吗？

不，绝对不是。秋天，意味着农作物成熟、收获，不绝对。莫忘秋天也有种植。北方农民最常见的蔬菜大白菜，就是立秋左右种植；北方冬小麦，是秋天播种；农民秋天要将土地耕过，便于次年播种。

君不见，工商企业、戏剧界、影视界、教育界、科研院所、机关单位，各行各业，中年人士在挑大梁、担重任。君不见，家庭里中年人是顶梁柱？

不必为立秋炎热焦躁，不必为进入中年消极。中年的女人更优雅、更从容、更有气质、更彬彬有礼，更有魅力，更吸引人。中年的男士，更成熟、更豁达、更睿智、更经验丰富，正是建功立业、大有作为的年龄。

立秋非秋，中年仍是青年。前提心态不变，永久年轻。



说“水”

■ 柳格彬 (湖南)

水是一个矛盾体。天下至柔，莫过于水，而攻最强者，莫之能胜。

水是柔的代名词。其它的物体，再柔软，也有其固定的形状，而水君，则干脆柔成了“示人于无形”，装在什么容器里，就呈现出什么容器的形状；其它的物体，如橡皮泥、海绵、丝绸、凌罗、果胶等，再柔软，至少也需要借助外力去拿捏，才能体会到它的质地，而水，则遇到坚硬的物体就改道，碰到有形的障碍就绕行，绝不死磕，依靠自身力量就充分展现了它柔的一面。

水又是无坚不摧的。一滴水的力量是有限的，但无数滴水，前赴后继地击打着同一处地方，只需假以时日，总能达成“水滴石穿”之功；一簇水只能冲散一小块灰尘，但只要让它成为高速且极细小的一束，却能胜过一把利刃，轻松“切割”开大理石；一池静如处子的春水，看似温柔乏力，但待到几场暴雨倾泻下来，水位猛涨之后，就威力大

增，连平日在它面前坚如磐石的大堤也显得岌岌可危，因为堤内的积水时时刻刻都在蓄势待发，准备着一展它的洪荒之力——以雷霆万钧之势冲破大堤的围挡，咆哮着淹没一切！

然而，人们更看重的，恐怕是水的韧。随着外界条件的变化，水可柔可刚，这便是韧。

在该柔的时候，水绝不会呈强。海绵中的水，用力挤压就会溢出，它绝不会选择“反抗到底”、“与海绵共存亡”，因为那样只能衬托出海绵的坚强，于自身纯属无谓的牺牲。该刚的时候就要刚一点，丝毫不能含糊。数九寒天，北风呼啸，一汪柔水，此时化作一位身体披无色透明铠甲的坚强战士，傲然挺立在凛冽的寒风中，它深知，这样不但可以减慢蒸发的速度，保存大量的水份，还可以借此成为人们的垫脚石，防止舟车劳顿的旅人们溅湿一身的泥水，甚而，还可以在宽阔的江面上，创造出一大片冰“桥”，

使苦于无船渡河的人们如履平地的顺利“过”河。

古往今来，多少英雄豪杰、成功人士，都从水的身上学到了刚柔相济的韧性，成就了一段段名垂千古的佳话。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，刚柔相济做学问，集婉约风雅的词风和刚劲豪放的诗风于一身，让人们看到了一位“巾帼直压须眉”的奇女子形象；康熙皇帝用和亲和封王笼络外蒙古，缓出手来亲征准噶尔，终于平定了这些彪悍的游牧民族，稳固了西、北边疆，为康乾盛世的开创奠定了基础；任正非在对待员工方面可谓刚柔并济的典范，工作上，十分苛刻、近乎冷酷，但在生活上，却关爱有加、情同家人，他一手创办的华为，仅仅三十余年，便崛起为世界500强前50强！

人体内水的含量占百分之七十。岁月如河，人生如水，就让我们都来学习水的特性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焕发出自己的光芒吧。